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工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六十五

序

送別序二

送程仲舒序

直講院公

六經之書其傳也。在國有學官，在鄉有師氏。傳者，宋之子孫也。外人之有子弟者，自鬻亂以上皆令從而調謗詞論之。至於採爵祿捷科第者亦過而奮耀焉。則其道不行。其徒不爲不惑也。然自愚而觀之，則研一字之所主，釋一句之所謂者，有焉。採青稿白抄擾膚表以壯誇其文辭者，有焉。至於窮六鑒，革辨大制度，經權之所在，識大中之所歸者，或守株而趑趄，或面牆而冥意，自愚而觀之，則所謂六經之書聖人之徒亦未嘗謂之大行，亦未嘗謂之大盛也。蜀之大郡曰眉陽，自吾居之，其背可與語斯道而不害異者，惟彭城祖晉武昌素鄉宗人，貧乏之廣平仲舒生以齒少氣銳，雅好人物，蜀之所謂名邑，大都皆歷歷。

然徧遊之所至皆交其集既甄辨能狀雖然有許子將之志天
禧号之孟東野東書告予將之嘉陽既舉酒爲餚因告之曰孔
子有言早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四海之帝後士之富果謂鮮於
知道此自欺之談也得非以保利冕耀戢乎其外爲士者科第
一捷則譽塞天下後生之徒目玩於是其能無速成之意乎故
平時之心厚則勤道之志薄此自然之數也生其徧遊其玉熟
交其英宜告之曰六經之道方未大振孔氏之明未爲不塞苟
方且汲汲盡鉤於祿利而怠忽斯道則君子之生世止當躍馬
万餘日內食數十秋而已哉仲舒生文甚富學甚積欲其以發
憤爲心故於其行也伸以贈之

送張太丞赴闕序

文潞公

秦宏曰帝王之道莫大於選賢選賢之義各有其方也故周有
俊造之科漢有賢良之舉莫不取經國宏材濟民遠略然後
授之以職而使不失其任也舊是選者寃難其人太丞狀元炳

山巔之靈蘊經綸之業才識敏茂聲華藉甚始以大司徒論秀而外于大學俄以春官氏辟拜而揚于王庭尤監謫子虛之賦恨不同時天子覽平津之策遷爲第一鄉士大夫莫不嘉嘆而自策名桂籍解褐仕路凡載佐郡皆有治聲天子嘉暨其能而自麟臺郎改丞奉常雖行路之人悉以慶慰然簪紳之士咸稱其位不尤量也方屬文檢召賢之日癸丑代戍之秋嚴助已別會稽賈誼重歸宣室則公之是行也排金門外玉堂固其宜矣然鴻鵠之志一舉萬里非鷺雀之所能知也其以忝窮陘鴻獲巧餘重片言之譽東陵君侔西山半面之榮冥璞僅逾周寶遠該于萬豈其無言躊躇蹀躞爲之言于萬豈其無言躊躇蹀躞爲之言

送韓崇南遊序

孫文懿公

識道非艱中而用之者爲艱求知非艱義而成之者爲艱中也者不駭而已矣義也者不苟而已矣已駭則放放則誕誕則偷薄之用勝焉苟則僂僂則猜猜則離貳之患生焉故秦漢而下

學儒者易雜以刑名權霸之術締交者必終以閭怨戕殺之禍
風行雷同累眾皆是其間能無復古議斥去時蔽鄙狹以仁義
自資者幾何人哉詎有一從而和之者復幾何人哉嘵道之不
幸也如是陵陽肆生識性明挺節介特勿好文効唐元和韓
退之柳子厚王遺格筆力驍健有聲於良我間洎卒業于鴻憲
万言不當余者以售其道時李侯方割符命出領分牧覽生之
作嘆息延翼原起常等屬鄉里調異議將歸之居無何適丁
母憂居塞弟就赴數歲俟移蒞于他郡且書以督其進由是感
慨憤激缺行而東重闢復江遠不下數百舍昂昂然茹苦咽辛
惟以謀道求知爲意嗟呼千里之足伯樂弗視則駑子轔闊矣
五音之朴蔡邕弟曉則灰于竈下矣特達之士知已弗遇則民
于廢堯矣若生者道既篤時既至知己者復爲之左右焉前後
焉私第之殊擢爵秩之偉望其可量其遠大乎勉之哉吾將負
李侯之知人也

送王勝之西歸序

端明蔡公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然而所以爲之或異者豈明有所蔽歟夫意氣廣大者善遺俗而剛介者蓋仇世下視世俗屑屑走趨勢利作僕奴女子熊羆羞不可近及高伉勝去以矯之往往縱肆自亦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豈宜勢利迫哉雖然其所以自高者迺甚下也前有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適於中且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迺暇與世人之唯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食飲衣帶群於人者無異焉幸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之明而不能急歲時以循其性豈不暗於愚者無知莫強其力知者或狃何從而作也予之不明用是說以省予中者久矣於勝之之行輒造予之自規老因以告之謹序

送史炤邠州憫序

端明蔡公

西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謀取爲晉

語其竊謂陸生一時之辨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則貳乃適豈待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讐諸橫舟中亦指山木以爲檄曰不殆者豈謂智乎苟有不然惜今以爲諭國家淹宅天區文昭武震蕃酉紓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貽廣生民歷財者豈非邊土耳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賈金虛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子屯伍械施于戲樂司是者封羊驥酒畜以驛委國舉興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脅相稽園目相視較分銖薄草白我固當得也將恩而不減兵驕而不戰時之深恨近年已來比諸侯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号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爲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悉而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輒受邠諸侯之署令富出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蒲陽

司空史從事生別州序

崇禎聖俞歸洛序

六一居士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有矣而已。故珠替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君差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于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曾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吾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潤丑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斬然獨出於眾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產倒懸深林古亭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覽乎董張漫瀆之爲盜

也故以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
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光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曾鞏序

六一居士

廣文曾生來自南昌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欵欵
持搢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
其一累亦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
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譏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
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
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果良法
邪何其父而木也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
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
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該其文又壯其志
夫農不各歲而苟指是勤矣水旱則已使有一穫則豈不多耶

曾生橐其文數千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如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也而生厚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予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同前

余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輒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弟達於家居則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辱黜不齒戮辱之若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志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汰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三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入尤少幸而有則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與而後通夫賢

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壯則難合謾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若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閒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難矣差乎予力既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勇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同前

西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以其守號寒木累其心以眾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介衣冠帶之行其騎榮逸次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目見乎其

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篤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蒲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少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謙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廿八年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諭道德以求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予以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

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之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王陶序

六一居士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垂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柔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变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爻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庶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始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决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壮五陽而一陰全不足爲直可决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

剛也審其勢視其時知陰陰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
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訛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
壯之彖亂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史之彖辭曰
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
故復始而耳聰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史乘其襄而
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
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造而用事之方
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號世陰陰之小人多居京
師不妄與人遊好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
勸以進之象故子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
史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
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
乎其初

送徐孟黨南歸序

六一居士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與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萬壤斯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歟入者雖死而不朽愈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誦者矣若顏回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年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

譽滅百不二存焉子矯悲其文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章
木榮華之麟風鳥獸好音之鶴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
異與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達有速而卒與三者
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
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
少從予學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
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子欲摧其盛氣而勉
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子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
謹焉

送楊子瞻亡曹厚

六一居士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
府也叅軍雖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
居者皆將相名臣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
序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賓客由河南

出者入不候於彊去不餞子郊途逢而不避而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嘗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安若其易如此矧所謂衆軍者邪其不猶勃而隨侮之幸也衆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壁肩以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未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慙慚鬱甲目眩反其於兗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頗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户曹叅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鏃出入府門下人固皆視而熟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塘之集賢館子聰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萃於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頃然而出矣遂特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以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新刊《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六十六

序

送別序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六居士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雷其生爲
杞梓又居其間得之爲以傑秀子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
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委覲其材則杞梓如以鄉進士舉於
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求
與太原公雅識沉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幽闕以贊秦都則四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
獨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
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
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
用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以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方希則序

六居士

以爲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荷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爲淺見
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
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報聞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
賢材識業而沉其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
適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奚品之大後發先至者騏之良異
日垂光虹蜺躍疑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者
囊中所畜獨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對坐莫操觚率
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導舊之
情備之矣此不復去

送張續李常序

徂來先生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十年諸公能維而持
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
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
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虎

動物而狼瘞耳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漢人張禹功李尊
道者其居與子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知則其宜知予之所爲
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子之禍來山中而助子揚子
雲稱柯之勇若禹功尊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一罪殺之
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下杼之罪知
爲史者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
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李攻害孔子者子知爲孔子者然亦未
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尊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
又來助予是真勇者乎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益壯而氣
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尊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往六軍而作
鼓者鼓猛齊厲張皇舊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焉達也以
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万物通窮而万物明施之于
事万物不通乎垂之於後方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綽然有餘
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數尊道直道

而行其明天下之治狀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
出不甚遠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
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祖擇之序

但傑先生

擇之罷濟南將歸霸目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予於
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徧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
而後去以所坐乘輿爲明復之壽爲子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爲
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
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祖子
節寒山谷中何有臺巖利子擇之而冒莘莘傾肝膽子二人豈
有余裕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緝明王道之極擇之拜
而受之嗚呼春秋實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微甚
周一世之苦及諸正十一公揭如日月昭明天後之聖賢
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之者霸明復之報爲不輕矣予

經學之不能希明復然又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之難也嘵諸侯文迎便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孟邑三公舜部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閭見之子雲潮州八十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肖婢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事吐宗元附權激官觀而始節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說溫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宰相磨効天下是非不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鉄錢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遠寵祿超鼎鑊而就鉄錢非以官職寵祿爲地而鼎鑊鉄錢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也非利而行之者也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爲報之資尔康定二年七月十五日序

吳王規方叔序

滄浪翁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無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閒百骸舉止營勞有為者亦氣也然有喜怒悲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氣故漸而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瘳生焉必當外假於物以養之養得則順則無天閼之患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婦之法為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生也至矣今予自幼好玄識所謂先王之禮典長而不飲酒不如薦無祠不再祭九年于茲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好異以為勝眾予其嗟之而又聞善而從見惡而惡未能寂泊與天為徒使其心氣鬱鬱不寧而無所輔養索索然起乎房舍之場而不還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可得邪予惜夫親友不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堅毅之心以學聖人之業既獎其所難以傷厥生吁可悲也予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俗之術

送胡完夫序

司馬溫公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

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已無為而天下大治也
近世取士不然一使之以文辭憲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
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迺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
小官使知為下之勞而孰以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
置以為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太奔之業也留陵胡
字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庭第其名未嘗在一
二入之後則字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某不佞尸
其事得窮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
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
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與日字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
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
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然如天豐
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字夫勉之而已矣

送李公明序

司馬溫公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守讀李公公明得謝
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
謂公明盛事四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它日比時召入
對賜之坐極勞久之又特置膳宴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記
注起居者凡六人得與焉以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有加賜
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爲詩乃與宴之官
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撫告老而榮者
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
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者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
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爲丞相子長爲臺閣頭官迨今老而去
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爲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
園宅此數條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亨美顯榮
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來致仕未之得其嘗
侍坐從容請曰兄年雖七十而秉常如是猶不可強爲天子少

留邪公明白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輿疾而歸是不得不已豈知足之謂邪其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爲舉首故某於公明兄弟行也資望之會其以新夫逕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寮友虞設祖道供帳於西郊某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可勝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爲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某序

送彭學士序

范忠文公

蜀當西南取曰興坤坤爲文爲臣故世有方正柔靜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右王安何武楊雄事業皆草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良幾矣蘊精江華要旨鑿湏頃其時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二載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龍西集仙公以道藝行詣召王府主上紹休惚秉權網獨觀昭曠恢大同之心寵三玄之法遂有

昔慈之授焉縣令前驅呼轍甚龍子弟帥致檄文不修里有宿
蓋之垂家連原望之盛議者謂文翁羽玉堂子雲書臺頭儒以來
未有侈於今日者已蓋聖人用一賢出一令勸悅之道其利博
哉昔楊仲相教生徒上名錄者三千曾仲康隣高第至郡守者
數十與時立本朝議外達終綸玉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夫未
量其被教育也南荆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略而無述

送孫正之序

臨川先生

特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
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訓已以從時者不
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破其術
素脩而志素定也時子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子釋老
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以
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
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圓冠義而大裾襜如坐而堯言

起而舜舞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與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轍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焉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送之云爾

送季著作之官高郵序

同前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取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哥當而已矣生羊蕃而色矣既下又得諸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彩色滋昌善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激無機蹻際抵牾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歎然友之此蒙所

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授而致之朝使相謨謀金豈不若古邪矣遂君請而弗教也

送李東之歸西序

王岐公

朝廷有爵祿車服之寵以待天下士之豪賢而可貴可富之宜其趨者不得止也然而君子未嘗枉道以處焉故觀其有所譖則欲進之心廉思其有所貳則欲退之心虛矧等資而德充邈然有遺軒冕而去者雖天子不能以少屈也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東之在先帝時數請老以去今天子即位乃繼上書曰先臣迪相真宗仁宗勤勞王家年七十而致仕臣無功名在朝而年已與先臣等陛下不使臣去是使臣重得罪祿之罪而以辱先臣上度其不可屈於是聽以太子少保致仕凡致仕閭門無謝辭翊日特召對延和殿既而賜坐所以嘉勞之甚厚其將行也又特賜錢子資善堂命諱讀官臣王珪呂李受臣王猶臣孫田恭臣傳下臣王廣淵修和居注臣洙甫揚鑑

預其會會正凡六遣使存問賜白金龍茶及給以優俸仍出禁
中珍器勸飲者至手再三徐又記曰先帝故宮在殯不令親爲
詩勅臣等八人皆賦贍行詩以進於是少保亦自進感遇詩一
章維少保大臣子而屢事四朝清東端謹不汨汨于榮利之事
及老而得諒也神氣愈和間嘗與臣相從笑言臣疑其尚少也
其家居洛陽有風亭水榭之小文子孫申乘朱輪紓綬者
左于一門茲固積茂行而膺至福者已呂晉諭爲呂之大節莫
如識進退之分自前其蒙重位飾虛名及臨勢而不知止者靡
不取危殆如一有遺榮之舉當時皆慕亮潔而誦清風至後世
而猶有聞此豈諭者常衆而達者常鮮歟上既賜以八呂所作
詩乃詔呂珪爲之序臣以謂少保之行得天子褒如此其詩將
詣諸後而不泯何其偉歟治平四年五月十一日呂

某謹序

送通判張都宣赴閩序

石室先生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秉負確固動大回辟
據通頭廈窟約視之槩然弗汨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
世舉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此能者甚鮮同嘗用是
以考質士大夫之所爲胃清河張侯總之者斯人欽總之仁以
治己誠以接物自登科凡三十年而宦不過員外郎位裁止治
中少事不競勢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辯論正而
達其文直博而粹無躁志無譏語脩女也同徃年拜總之於成
都及來南歸復得預總之職事友覆參視无有欹缺誠哉士子
之形範而吏者之丈墨耳今解袂歸闕彼足以賢子而報國者
云誰如欲爲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則名知人矣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選卷第二百六十六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七

序

送別序四

送滕寺丞之官寧

韓南陽公

予交之良曰滕君輔之彼景祐成寅詔直官于單且行矣以古
人送言之義責於予予既難其仁又重之以訥故退焉以享贈
夫玉之璞粹乎其溫厚乎其堅而弗入于用則良工必爲昔之
人之性湛然其純穆然其和放而不大以厚固亦君子之所歎
惜也王之璞必追之琢之而後器可成也人之性必脩之後之而
後道可入也若君之性其至乎而能追之以學琢之以文蓋之
以道將何用而不適哉慎無置其璞以爲良工之惜窮乎平平
係於時而已非予所能必也勉之景祐五年九月日

送兵次公序

寺丞韋公

君子之道有不知性而成者未有知命而無能道者焉蓋有不

學之人吾性自有善端莫能原之因其未至義美性足以勝其情則其心沛然自得仁義之間有雖好學而味性之端者是以有不知性而爲君子者然而不若知性之爲通其成爲君子者天也天之所以生人其人才且德焉未必富且貴也不才且不肖焉未必不富且貴如此天命也若不可得而推之亦修吾身安吾分以俟天之窮之達之壽之天之而不自服吾過可也其成爲君子者我也知性矣知命矣固知時也古之人有可爲之時而不爲者將以救後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是也其詩曰不憇不求何用不憇有不可爲之時而欲爲者將以救今也孔子之盛嘆諸蓋是也其詩曰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傷悲莫知我哀有可爲之時而爲者以道濟天下也伊尹之自信是也其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武秉國之均四万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有不可爲之時而不爲者樂首而守其一身也顏子之居陋巷是也其詩曰沙之洋洋可以樂飢衡門之下可以複遲以

子之詩雖異其心一出今吾儕小人狃於賞過莫若知命之爲良東海吳公以名進士仕官十有餘年動輒艱蹇人皆惜其佳士而莫能救其窮者予雖見其知命故又致此說以送之

送監征錢宗折序

郎中強公

人心之仁鈞有也然而不能者利奪之爾關征之吏採橐於僕索人之慮其心豈素不仁哉蓋同胥格誘之爾今有司之令主關征者月校季比歲終會其課視前歲之增減以爲殿最課增有厚貲惟恐搜急之不至仁何預我哉浦陽王婺爲窮山商旅之過婺者多道旁邑故關征之宦常病歲課益張其防伺人之來間有一觸者則必箠楚鞭箠等繩而去甚夫設機待獸乎則不釋故商旅益不來常歲之課益不登獨錢君宗折之益是苟其術大抵本仁詎且是籠商之術在寬不在急急則吏與商爲表裏將寡取其窮而利縱之寬則商喜輸寫而吏無以爲私計宗折持是術凡商旅之過者必裁減其數而征之繇是皆願出

其塗而常歲之課愈登義四方之商率稱之始爲封官又浦陽俗善織凡捕吏者指此邑爲膏潤其空屢空來需裝而歸者前後或相繼獨宗哲角官去家織于檻石走失而墮者皆无世賜書與父祖誥袖一邑之民愈以宗哲爲廉吏宗哲嘗託言我高祖挈東南之籍歸大李始有功正室厥後用直言登科選者一門凡三人故家聲益大子當世今我賢子陰籍列元官尚復規規歲課觀資格之及寧獨愧吾明抑言不貽仁直之羞耶故學不喜章句杜不圖苟進悌焉惟弗紹家世之烈爲懼以是宗哲能文善詩草然首遠器竚能言宗哲之材而不能知其隸者四方之商也知其廉而不能知其文者一邑之民也知材與廉而復能知其文且仁者予也於其行并取行商居民誦以爲序云至和乙未三月十一日浦江令彊其幾聖願

送王君玉序

西塘先生

鷺深之歸舟人操舟若神沒焉未嘗見舟而認操之也不知水

之爲可懼而無以拱其內故也使之慄慄懼雖溝池之大不敢
而踵步不進矣况所謂驚波駭瀾沒而復操者哉道之於天下
非特鵠深之淵爲阻且大也昔之無畏者以身爲舟以仁爲人
以禮爲楫以義爲橈以言爲維以天地之內爲淵以智識爲知
達以詩書爲表以直勇爲櫓帆以忠順爲檣侶以耳目手足爲
儀仗以至誠不倦爲浪濱不全晝夜而以袖聖熙爲所適之
國也茫乎徜徉浩乎無涯而無所不到矣雖有橫波旋流醻瀧
巨浪視之猶王陸也其胡跋於祝融之峯而星奄於碣石之足
左摵龜蒙右搖柏湧湧處下震燁燁上而目視不瞬神色不
變雖有長鯨巨鱷虎爪而鋸齒視之猶蠻蠻也則操而沒沒而
謾謾焉無足恤也昔之人有爲是者仲尼顏淵孟軻是也仲尼
曰鳴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富貴亂腐敗之餘思欲手提
文武之業而振起之其自視猶反掌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陳蔡之圍七日不食之兜虎而守以全

華從者病臥莫能興起方且援琴而歌焉須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竈食瓢飲在於陋巷處人所不堪之
憂獨無少改其樂孔子學堯舜文王而終身奉皇濱於危亡顏
淵學孔子而極極如也其窮若是後之爲身謀者鮮不以爲已
深戒而孟軻乃曰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夫以眇然六尺之軀無
置錐之地可以爲資且竈瓢粹茹去死一閭而所以制行者乃
欲上與堯舜以有曰我皆人耳何爲而不可軻之言亦曰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我猶不免爲鄉人此
其所憂也夫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堯舜而三王者一旦皆欲與
之齊而中心無少憚畏也壯哉夫然後能爲無所不到而出言
吐氣皆可爲法則充筆致簡容易傳記而万世之下以之衣以
之食以之居君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日月以之
光星辰以之序陰陽以之和草木魚鹽以之咸得厥所以孳生以
育一不以其言上下剏錯日月星辰亂於天草木蟲魚葬於地

窮愁食人人將相食而破家亡國妻孥之不保而身爲魚肉矣
後之人以爲三人者真神聖人也殊不知其與已無少異也故
夫欲學道而不能無畏如仲尼顏淵孟軻也此猶肉身無骨而
欲立也大畜曰剛進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夫惟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之際此世人所以感應喪
心惑志殘形憊神者其誰不然而三君子者視之猶日夜之相
代乎吾前蚊蚋蠅蝶之觸吾頸而去也無少動乎其中非剛健
篤實而能若是乎是其復興否矣而且暮生死所以操之者無
少已此之謂強不息也若夫不能無畏者不然冉求曰非不喫
子之道力不足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極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歟而曰孳孳也是欲敗損聖道然後從
之土鵠深之淵爲汙池之水而舟焉可也求所謂操之若神沒
而復操者非特坎井之於天地爲相方也一李氏之宰能使舟
車爲茹回細人之行而齊鄉之位足以動公孫丑之心所欲爲

者若晏而已宜其於孔孟之門畏憚退縮坐之而喪氣汙汗也
故孔子於宋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於公孫
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此其所以日侍聖人之側
而灸之不入也王君君王其生堂堂氣剛而語方首親真陽吾
一見之望其眉目而知其可以為無畏者聞其年曰二十有三
是其少於顏淵之齒八歲而剛方近焉然則使君王不為顏淵
則已苟為顏淵孰禦焉嗚乎吾方欲與之遊而遽以侍親告歸
故為君王道及是君王之歸能思吾言則能為孔子之舟是舟
也居則濟已行則濟物垂昌若濟巨川用洪作舟楫惟能與天
地万物同於一航出沒生死與之偕焉夫然後可稱於善操舟
而與鶴深之淵矣熙寧十年四月中澣白福唐鄭俠序

送雷雅州序

左丞蓮公

今之善論天下事者必曰禍在夷狄不知夷狄不足憂兵利
寡謀守而拒之可以坐定徃年西兵竄竊諸將死難失在無策

然人心不爲冠移近日河北盜起殺守吏屠戮入宗族湖
謂之按墻搖動盜未滅宮闈之變恐駭天下人人無自固心當
是時雖欲用利兵卒惡爲譖守之謀安可得也天下之事不在
夷狄在子力患之術爲朝廷慮者未嘗思之薛茅口萌不肯
制誅其願然後圖更已之策旁復不知所從豈不可笑日夜
徒爲夷狄憂夫復何益去年備蜀之議大率出於不思益甲完
城止以置卒起引蠻爲朋閼明白守中外猶驛敵在左右縱
有善禦之將使之何以抑其勢不思撫蜀不在蠻在於郡縣蜀
之郡縣敝困久矣天灾焚煎吏孽過於虎狼刀車臚隨老幼共
手待死人人喜禍假蠻爲唱聲言賊兎在蜀以恐朝廷朝廷遂
以爲必然移官補將控其來衝反不覓餽愛惜苦民養活其性
命而又益卒以階食暴計以耗奪蠻荷戈甲以駭其耳目大張
聲勢以速其妄心蠻未息獨之撫已召矣^姓在蜀爲蠻衝耶之
子曰王富雷侯之行大臣而天子用其才雷侯向爲天下

起全臨一州爲有餘州有警急雷侯處之必不失其術雖蠻無
等朝廷不必憂然恐後日之患必不至於蠻則卒然之變雅州
必不能獨支矣蜀之事蠻不足爲休戚雷侯之有不止於一州
一州之勢無以制蜀患善慮若思是而政勤之使吾蜀安得盡
其術以施於蜀少安吾民則蜀爲無憂而蠻之熾亦自戢也賤
遠之人無階而進其言聊序於雷侯之行毋幾或有聽者則蜀
安矣

送胡完夫序

學士錢公君倚

予聞江出岷山其源之微若甕口焉及其实也浩浩滔滔爲窮
天之浸縣限數千里爲到海之濱其澤孕人而利乎物爲溝川
之冠是何也流之弗已而益之者衆也宋因唐以進士二科取
天下士爲最廣而科之最上者五人獨得貴官自神宗以來未
有改也論者患其選之或差而鑿其人之未稱一日相與謀謾
而變更之既已完合矣而吾鄉完夫出其選呼其幸也哉其非

幸也哉雖然寧謂子之節中所自有者是子之岷山也子之房
是科適丁其更令之時歛手一官孰爲重輕是子之甕口也以
子之岷山順而導利之以子甕口大而擴充之浚子之流使日
達來子之益使日衆茲而後予見子之澤乎人而利乎物也茲
亦後予又見子之窮天而到海也儻弗思乎是而謂始仕之薄
張然弗足於中見則非子所敢知也以子之賢其知所以自處
矣予又何言而子退退焉索言於予予於是爲岷江之說焉予
非好言者也

良說贈章表民

學士錢公君倚

世有章子表民懷其文負其道以仕仕爲小官不得志一止而
不復籍七年于茲矣有勸之仕者章子不笑則怒不怒則辨莫
復有言者以見於愚愚謂章子曰章子學易知良乎愚嘗聞胡
子說愚請爲子言良之說胡子曰震動也以象云則雷也良
止也以象云則山也君子之動法雷者也君子之止法山者也

然聖人於艮則丁寧而教戒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於震
也獨無所教戒云者何耶是蓋有其說夫君子之動法雷者也
天雷動而有聲所以佐天地發揚茂育之道者莫如雷焉當雷
之發生雷則震然剖聲於庶端而公萌雁走莫不感遂及夏之
茂有雷又闔然宣陽揚威以鼓舞震驚就成天地之化至於秋
至於冬則既周矣功竟完矣雷則莫然收聲退藏於陰復歸於
無故雷之於動動而不失其節者也君子之出處語默如雷而
已矣何教誡之爲也君子之止法山者也若山則不然至隆崇
者也至敵重者也一著而不拔者也正而不更者也君子有特
而止焉如山之隆崇可也如山之尊重可也如山之不拔不更
未可也如山之不拔不更則是伊尹不聘湯太公不佐周孔子
不去魯孟子不適梁也故教戒之爲曰時有可止而止時有可
行而行明者得之足以因時而有立昧者失之所以自放於山
林長往而不還宜行奪死無鉄兩之効可矜也可悲也苦不堪

於聖人教戒之說也。今章子固學易矣，然則法雷乎法山乎？如法雷則雷之動固有其節矣，如法山則聖人之教戒胡弗尊且章子以為時可行乎？則固仕矣，以爲戒可行乎？則今之所謂賢有祿者皆非耶？是孔子之時何時也？孟子之時何時也？彼猶且規規奔走而不悔者，以已懷其道，哀斯民之不被，莫澤使已之道有遇而施焉，則澤漸於無垠，化流於無窮，與夫垂空言，不一遇而死，孰得孰失？孰輕孰重哉？其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憂，三月不仕，則皇皇如也。此何也？惟恐已時之一失而已。道之不施也，良之說然也。孔子孟軻亦然也，抑愚又聞焉：仕者有二端，有爲道而仕者，有爲貧而仕者。居三公九卿列大夫，邵子之職，苟可以行其志，伸其道者，此爲道之仕也；抱閭墓，耕桑田，委吏掌故，執戟，苟可以活其身，存其志者，此爲貧之仕也。今章子上則不欲爲道之仕，下又不忍爲爲貧之仕，無一田以歸，無一屋以居，鉗舌束身，茫然自固持，比欲安之乎？噫！如雷之動，乃可

謂賢如川而止道未必完上爵上位章子疾起污隆從時章子疾馳卑愁窮苦何以久處官無距小要以伸道位高而伸章子之仁位卑讓祿章子不辱命之曰艮說以遺章子

送康侯之宦序

淇水先生

以爵貴者爵存而貴去而賤然則非身之誠貴斯爵之貴也况以祿富者子之祿而富奪之祿而貧然則非身之誠富斯祿之富也已無它二者在外故也莫貴於有道天下莫能賤莫富於有學天下莫能貧無它二者在內故也故君子之貴在身而無取於上君子之富在己而無俟於它人有恃其貴而以色驕人者是宜告之曰無然尔姑視其內有可貴者乎有矜其富而素然自以為不足者是宜告之曰無然尔於心腹何有哉如是則貴且富者可以無伐而貧賤之子可以不憚不愧矣康侯有道有學而老子揚屋又以衣食之勤流入于武吏慮其心有不稱者書此以贈之

送汪樞序

溪堂先生

古人之學也爲道今人之學也語言句讀而已古之所以治氣
養心事父母畜妻子推而達之天下國家無所道也吾之所學
固如是也讀四子之詩得君子之義讀棠棣之詩得兄弟之義
讀伐木之詩得朋友之義讀采薇之詩得征伐之義其有爲也
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以學詩者有得於
此也讀堯典之書得舜之所以事堯讀說命之書得傳說之所
以事高宗讀禹貢之書得禹之所以治水讀洛誥之書得周公
之所以管洛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
之所以學書者有得於此也以至易也春秋也二禮也孝經也
論語也未嘗不學焉其有爲有行亦未嘗不因其所學也甚哉
今之人不善學也問其語言句讀則曰吾苟學之間其所行所
爲則曰吾不知也嗚呼語言句讀果可以之道乎哉吾友汪信
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雍

食而享之如方鐘之祿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爲學無所不通而尤長於經術自非與余遊以至握手進士爲天下第一未嘗有間言今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余言爲別余因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於今人之學也紹聖五年三月二十日序

送張叔鵝序

東平呂公

吾嘗觀聖人之道其所以與百家異者無它以其周而已矣獨觀靈源以反於一稱天下之物無足以易吾肩者此足以爲已矣而不足以爲久萬心焦目以憂天下爲已往者此所以爲人矣而不足以爲已是二者皆偏而不能周者也今夫人之謂賴而生者真氣也運動流通出入形體一失不至則一失不至則一指發善衛生者抑其所有餘扶其所不足均乎道之達期於周而已矣道之爲周也亦然內必有以爲已外必有以爲人方其爲已也有其裏必有其表方其爲人也修其本必修其

末若陽之爲天而生殺之代施若陰之爲地而剛柔之兩立表
衷本末無不備者此所以爲周也昔之論道者其幽而獨化則
稱之以不過其遞變而旁枝削止之以不流惡偏而已矣波百
家者豈有出於此哉其所以異者見其一不見其二得其下不
得其上餘而不知損不足而不知益以爲已則有我而無物以
爲人則流入於兼愛強聒而不知其蔽溺於不周之過也豈免
於發哉吾聞若言也久矣幽居以思博觀以學平其所有餘不
足而踰其所不逮以求蹈之而未得雖然猶自意焉而不敢已
者也吾友張叔毅好善而不倦忠已而不欺常素之以其微而
知其若無不可反牽之以至難而其居若能安此有受道之質
者也於是與之處繕雲於其行也求予言以規嗚呼吾復何以
規君哉道至屏間而未能行者相與勉之而已矣

送王澧子

東平公

古之君子闔天下之理博取羣叢而居之以闇深比其成也數

有不足以計其富而形有不足以擬其廣而豪傑得其過其中猶
霞萍之燭烈火歛然而已矣自其德名之謂寬自其寬之所居
名之謂之容而世謂之有量量也者具器也容之分有大小猶
器之大者所受不可以小而其小者所受不可大也今夫七外
之散望一外之爵則嘵然而大笑然而不足以當山罍鑪之有也
六外之黼投一合之龠則倍然沒矣然而不足以論太倉之積
也豈特散與黼哉抑又有大者則雖山罍之有太倉之積亦不
足以言之矣然亦皆可度而知者也若夫觀江海之浸天地之
藏則人徒知其大而其所受之多少廣狹不可度而知也人之
於量也亦然鄉間之自好者審中而詳外與夫塗巷之人緩狙
而衣冠不可少觸者固亦有間矣至於閻先生長者之風則自
好者之爲量未足多也推而至於聖賢之極則豈少於江海之
浸而天地之藏哉此所謂數有不足以計其富而形有不足以
擬其廣者也古之君子以爲如此者非一日之積於是學以

衆其審治以疏其疎盡以完其疎其爲德也多矣而莫不謂寬
與容而有量者特以其寡喜得喪之不能擾而名之云尔嗟乎
天下之沉於外物而自障其中也久矣求所謂寬容有量者復
之遊豈易得哉嘗少適四方遊京師略交天下之賢士大夫而
側聞其緒言以謂今之寬容而有量者莫如公侍讀張君慶公
而恨不見其爲人也其後得交唐公於淮南於茲十年矣觀其
仕而不爲之喜已而不爲之憂雖古人無以過之以其閑人之
善而好之若不知其齒之先後而軒裳之在已也其於不肖人
亦有以薦之使猝莫得其親疎之意殆今雖老也猶學問而不
厭乃知非特其質之美抑有以鄧而大之也狀來錢唐乃得爲
公之属史公不以其愚且賤忘其勢而下交之服役於左右且
三年不可謂不習矣以公之才德蚤有聞於天下其遠且大者
豈不肖者之所敢擬而变之哉惟有外物不能以喜愠於中而
尊賢沒憂不失其容於外其所謂量者苟其似於唐公也公必

而位於朝幾且左顧矣既而中廢且十餘年昔之同舍出入於
鉤衡之地蓋已微矣其再起且數年並進而薦外者又多矣而
公獨更湏使之久今又使於山東議者莫以爲非子宜居而公
處之自若也所謂憂患得安之不能撓者此非其竇歟雖若古
之聖賢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蓋未始一日不進也公亦學
問而不厭者以今日之至者如此則後日之所授也恢恢然沒
可涯也哉其於行也道某之所以間風於古人而親得之於我
公者存以哭之

送歸林樞等序

編脩劉公責父

天下大郡方千里小郡數百里太守之重興教化一風俗号為
分天子臺其亦貴已哉由五嶺以南自古弃以為荒服聲教所
不及於今則冠帶之民熙熙而治矣然方之內郡王化之醇厚
風俗之敦厚直有倍蓰焉則其可憂者宜倍之太守之選又益重
哉然苟士大夫西而入往何耶昔仲尼布衣也欲居九夷所謂

不陋今太守之革朱輪五馬之富非直布衣也冠帶之貴方之
九夷又有間矣雖屈一身以利百姓以謂賢者樂之然而陋焉
是非聖人之徒也治民均也已得其末淳治者分憂同也曰得
其甚可憂者將非朴士君子之願乎楊侯之役在鬱林鬱林
古名郡也上之所以待楊侯者擢之百千人之中楊侯之所以
報上者亦有以出乎百千人矣故受命不以遠為吁不以陋為
解庶平遠方之人受賜也

序

送別序五

送賀推官序

浮休居士

其名之不正未有如今之甚者也刺史縣令不得治民將軍司馬不得治兵僕射尚書不得治省彌不得治寺員外郎中皆治僕射尚書職其不當治者使爲之其當者不得爲以虛名領實事或數日而去或一月半歲遠不過二年大抵去矣如是天下之事欲純治不可得也猶獨有一事可喜者觀察節度使不得在鎮縣令得在縣又卒以三年代去是縣令得專施設過於兩使遠矣然自三四十年已來又出京官知縣事與令雜治之令雖不絕名稍移領他職去然在縣者負常多近以綺紈子不喜趨休塵中又生幕職官知縣事凡此之得舉當爲縣令者莫肯就舉今皆欲得職官知縣無趨休塵中由是以令治縣者舉一

路無幾也夫知與令皆得其人治無異也然天下之所以可爲者以有名分也居而不可易者謂名取而不敢過者謂分君臣屬父子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倡婦隨崇其名故安其分今有人目分則可矣名何爲哉曰謂兄曰弟謂弟曰兄亦可乎故孔子得位所以必欲正之也予故人賀勉字思中由進士第掾陝府三年得舉選潁州團練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大名之魏縣由賀君觀之潁州團練推官所居官也秘書省校書郎所試職也知縣事所領事也官以正試似兼皆無與其事知必攝願專領之亦可惟矣爲正者既不能正也賀君處之亦不能自辨也目吾知食其祿任其責而已矣君命我者吾將如何哉非獨賀君也予亦嘗爲之亦目君命也吾將如何哉以予與賀君觀之天下之居官任責者皆可憐矣賀君清畏自見士也早與予習太學爲同舍迨今已十餘年矣晚復得之於函暇日與論當世事甚詳切故言之及此也發其行矣欲求其可言者無可得言

嘗沉思其爲人也乃有可言者昔晏子長不三尺相齊而三壯
顯名諸侯張子房脫高祖於困阨而終得天下其未之識也以
爲良魁梧竒偉丈夫也則子之望於吾子者盡矣其他又何言
哉然吾子以爲如何

送游珪長官序

浮休居士

孔子嘗告人以爲政之方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誠哉惟忠所
以信民惟無倦所以成務游君之爲河東也朝食於廳事之上
夜寢於獄門之右如是者率三歲雖家人僕吏宜若弗堪而游
君處之晏如也河東古屬邑自新法之行天下併省郡縣河中
亦例省永樂河西之二而歸河東爲一則河東之民事已可知
矣又陝西營田於田其地皆在河東則河東之公事又可知矣
每盛夏游君伏汗坐文案中則子方臨大河乘清風於心猶時
有未快既而返恩游君之勞則赧然慄慄愧而游君終以不倦
從公事以忘從民事公事廢則尤爲下者信而服故三歲之間

廷無滯訖獄無繫冤下無謗言上無怒色今得代而去彷彿進
秩亦省以游君處之足以謂之榮以僚友望之足以謂之美游
君在子爲前摶少居京師棲貴人之門聚徒講授曉得一第其
心已柔又有子成立亦以進士策名同力仕進若是則君雖老
尚未可量也文淵嘗有云丈夫貧當益堅老當益壯今游君可
少壯其心矣勿從而柔之也今將行矣責子以詩子以爲詩者
雖主於風而慮其不能盡言故爲之序其事以貢焉游君其省
之乎

送潯陽周主簿序

學士王公補之

潯陽周君其即其所居之後小阜之上立屋以爲亭而亭之上
所見最詳者廬山山之顏與夫疎邇淺暗嵌崿崿而出而煙雲卉
木无華態度朝暮還變奇詭無極其近則竹柏攤攤高下掩映
而外連市邑華棧鮮覺然改駢聳其勢嶄嶮其氣豐蔚皆可
愛也然自下而登者必排藜藿攀藤蔓間闊許而後至至

其地又不寬廣故其友或鑿其隘或病其險而周君語之曰吾
恩所與於此而學有可樂者則四顧景物之勝亦足以寓焉則吾
處之道遙舒豫乃若寬且平然不知其隘且險也於是取嘗語
於其友而名之曰夷亭又撫其語為書以諗於子而求享其意
乎傳而歎曰富矣周君之言予聞古之大丈夫其中既有以
自得而樂之則其於出處趣捨詰默之際常視約如泰視平如
崇祖窮如達視隱如顯至其泰則復不忘於約崇則復不忘於
卑達則復不忘於窮顯則復不忘於隱凡從於事莫不皆然而
夷險之間特其一端耳周君之智能為是語則有不能廣於其
實乎能自知於此則有不知於彼乎富矣周君之言也周君博
雅好學君子也視其所作與其語其亦將能為古之大丈夫之
事也歟予亦欲俟其成改樂為之廣其語以為夷亭亭治平政
元後五十日也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
也悲愁聲塞無敢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鷗鵠猿狹狹之
嘯鳴也霜竹之風水谷之水楚囚之絃越蠶之呻吟也嘻秦子
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綿甘食而清飲其中
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爲文
者喜爲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詩殆出此耶吾謂爲
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宣之工亦不可謂其
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太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
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廢謀言於軍旅勸人聽命則古者
藏文仲叔向子產晏嬰公子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
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震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貫賴
之是古繫万物之休戚於其吉瑞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
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鳴乎以相求子亦
窮矣宋古之所謂儒者可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

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
猶能以儒者之効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其詳
絕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士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也
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
相苗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
善文詞猶曰太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王上以倡優畜之其尊
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
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
具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
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
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
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
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
急也予鑒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无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

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送知榮州董正封序

賢勤先生

劍持磨雲子規催北客之歸者蜀山之古道也攻成石龜望汴都之鑿葱欲壯胷中之奇蹕馬而去者董使君之出蜀也使君之行扶老攜幼擁旌旗之先欲云不能欲別不忍豐豐而相隨者感恩之民也相與言曰惟天子惠顧西南勞我疾万里來不鄙而曹勤日以治我有疾苦惟史君之醫我有飢寒惟史君之衣食我有子弟惟史君之教史君固無心於德我也我將何以報德乎欲持銅龍之錢以將勤意則史君之清雖一錢必不受欲載洪規之土以實後乘則史君之廉雖塊土亦必不受吾聞古人贈人以言願約以此於是有所越矣而此者欲祝之曰山寒雪清遠行良苦忠孝之人行矣鄭重有繼踵而進者又欲祝之曰功名乘特異日持斧觀風眷眷此邦之人願無相忘捨是有庵眉老人聞而笑之以謂前言者偶疾以自愛後言者以愛物

可也然意何其溢耶夫人有易斂之志銳始而怠終者守之不
篤故也有難全之才務大而遺細者養之不至故也矣之治榮
始終不变君子以為善政而今而後推已之志臨進退之大節
全名自高白王無玷然則可以怠終乎何不祝侯自變者以此
也衆於是同富哉斯言流筆以告執巾者惟比溪野人爲宜野
人者史君倒屣而迎之者也某拜命曰唯唯其何敢辭故序以
告史君當復笑曰愛我哉王某也年月日叙

送伯強序

樞密王公

愚嘗患天下之士文足以起其華而季不足以充其實學足以
充其實而器不足以勝其用蓋嘗取友於天下得之以文得之
以學者多矣而得之以器者才一二人而已子重其文喜其
學則必以大器而告之然亦有告之而不我樂者也予讀伯強
之文如適官軒闐咸池大雅之音洋洋其和如立嚴陛聞于官
環佩之音琅琅乎其清觀伯強之孝指數三代兩漢間如今日

事沙子心之好慕喜焉伯強雖不吾求吾猶將抱大器而歸之
况伯強謂之如此之勸耶夫文非吾文學非吾學究天下之善
而常若不足者豈其大器與誰持此以為伯強贈云

送周茂於殿丞序

淨德先生

君子能信道不能自信於人能自知不能必知於人得乎中不
奪於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已死生貴賤不羨休戚未嘗忘懷
其思索以反其超尚故能也人之分取於義利取舍好惡交攻
競鑿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偽
而憤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
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叟仲尼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
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
則道人之善而有譖於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爲言也春陵周茂
叔志清而朴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採其原其文簡潔有
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後晏父其判決謾極憂患雖

費育之力亦莫冗其勇滯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擴而充
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肩仰不作用捨惟首行將遜去
山林以全吾思其信道駕馬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君子
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於君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
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辭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
為佞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文以送駕既序文繼
以詩

送張安道赴成都序

淨德先生

淳化甲午歲蜀寇亂今六十年矣無知民傳聞其事鼓為詬語
謠謡廢築萬口一舌咸謂歲次子某則方隅有不幸然自春抵
夏未嘗有毫髮簪輒秋七月垂中酉長以知高事聞于烈轉而聞
之益雲南疑若少動歲凶之說又從而沸焉搢紳從而信之焉
西南一隅朝廷重憂之矣天子於是命我公來帥以全蜀安危付
之陶世居其蜀識其利病鴻觀朝廷疑蜀之意大抵謂地宅劍

外有山川關防為阻有箕泉儲蓄為用自昔王室不綱則權臣因而據有是知蜀之可以發而不知蜀之順逆繁中國成器皿也彼棄譽而起因危而守者近頃刻之哀涼爾一旦中原有主則奔服投竄不暇王衍孟昶輩是也方今主上神聖法制純一風雲德流浹民骨髓選擇而統之制兵而維之蜀固不足疑也而歲又之說其亦怪乎自蜀自爲昶納土而後朝廷以為新國凡百號令撫而有之郡縣之政姑息苟簡三十年間弊浸以大淳化之際經制盡矣賦稅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武備日廢而不知講盜賊日發而不知禁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莫易如卷席然則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歲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經制壞敗之罪也今則不然財無橫斂刑無濫罰政無暴民無營力于農則歲豐于業則財羨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圖甚者以至外饑寒而競逸樂儻繩以責罰而驅之於盜不足爲也士兵之藉于郡者大卒悉而多畏心而不足用豐衣飽食

務完其生以保其妻孥一夫太呼而覬其相從不能為也東兵之來戍者以爲休息地至則約其服食貸人以緝錢而享倍稱之息加以法制素定悉所稟畏二有小過刑而歸之謂其有釁不敢為也今觀於時則大異驗於政則甚和審於民則自安度於兵則無狀而曰雲南可慮斯又不然夫大理至南詔南詔至益其地相去數千里山川險阻從而可知然二虜雖大皆順服之國也朝廷亦嘗有恩以縻之今乃捨部族之常居附造賊之餘黨殊險隘之遠道以謀入寇彼雖蠻夷亦知其迂而不爲也竊謂蠻狄之性好詐而貪利巧部諸蠻平時以馬貨我朝廷務於懷柔所賞倍彼類亦諭其意得非仗寇之釁矜已之忠而徼我以惠款必謂之詐備或闕焉必謂之信其訛尤甚信與詐置而勿論可也然則閭閻之語不足信雲南之警不足憂今之好恠者必曰歲當然無乃溺於用數而昧於知幾乎驗之以人事明也甲午之說誠誕矣公爲國巨賢德業濟時高廟堂之才而

施設蜀如戶庭爾处有以撫御統鎮之道而置之於安也

送程公明序

道鄉先生

客有問曰朝請郎程公歸故鄉三年邇者應詔將以轉運使赴任陝西被服德化者雖感動嘆息不欲其去然且撫掌駭異目為榮觀不識程公之所以處此果如何耶愚應之曰自衆人觀之固已為榮矣意若程公之素蘊則非特如是而已也試請言其梗槩夫督饋晚計賞儲察官吏之能否訪生民之利病至於招復流徙勸課田疇理獄訟之寬提薄領之要是皆轉運使之任也大君子之初為亦可槩見於此然未足以盡賢能之素蘊焉今人之目程公為榮觀者必曰注意出宸衷也必曰倫材膺重寄也必曰邊候待之而肅清也必曰軍儲待之而豐衍也語其風稜必曰吏心之所畏也語其聞望必曰國論之所高也語其好畫便宜必曰行將若李唐劉晏也語其能均饋運必曰行將若川蜀孔明也凡如此言也類皆為程公之美談愚竊笑而深

疑之何則衆之所言者特程公之縉余爾固優爲也羨則羨矣而程公之所養則高明宏遠固又有大於人者豈一方之寄果足以尽夫素繻乎意其自有器足以周群材之用意其自有識足以照方事之幾意其有德足以厭四海之望且欲排金闕上玉堂優游從容不動聲氣而翼亮天經斡旋化樞奚但持使節而已耶况聖時用人率以不次而升朝補交類並豪傑乃擧紳大夫得志有爲之秋也愚不佞叨謂程公之此行烏知失之所以副蒼生之望而特起之乎天下之人有待於森甫而得斯人乎暫屈使星許膺制綸帷闔遠業未易量也然則鄉人目陳公奉使爲榮觀而未足以尽程公之素蘊愚不得不備道而詳言子盍恩之客曰向也識之面而已今也得子之言而知子之心且使鄉人之知程公真朝廷之重器而雲龍會遇指日可待焉幸矣幸矣

別高都諸友序

去閣先生

自子得冠鄉俗氣蛻去有故人傲此之真軀自子得仲父心忘矯激而不苟毀譽於物自子得退仲言不教商法之頃刻行不敢違道之尺寸

自予得正夫廣激於道延辭非樂之來如浮雲春水木假瞻視而隨已
消釋自予得明叔其心嚮義常欲竭贊而趨之予來高都從此五人遊
得此五人益而亦竊自恠求友於天下而不意五人者皆聚于此也求
友之法始拒之太深則後有善而愧於復交始與之太密則後有歛而
不可以絕此其所共敝也子欲觀其操履又顧欲觀其趣向必
接之以議論欲觀其器量又試以非意之事欲觀其所好必臨之以婚
福然觀其誠偽必辨其參互故處稠人而評其短不可謂忍斥其明庶
之私不可謂直可為而不為不可謂譏無善而過稱不可謂延譽齊否
涕泣閑人之窮而不以力振之不可謂仁遇事許可而不卒成之不可
謂義予以此求友故得五人而友之五人者又皆有益於予是子求友
之不証也冠卿遠為万里官海涯孤客其會固不可期仲文去我守官
於邊退仲去我而守僻邑獨正夫明叔有里巷相過之歡今我又自舍
二支而西游予嘗喜此五人不意俱會于此又勤其未必常相聚也正
時盃酒間笑語倡和以理相責以義相告及离群而去遇物牽感必有

深思而不得見者故必取其舊文而讀之如與其人
語言從容亦可少解別後之思予之別諸友故以此
爲遺我使我遠行宿于鸞亭野館陳林槭槭晚色落
莫出而無人與語往往沽酒獨酌面諸友所居引吭
而望之不見旣發聲又無諸友之文使予吟詠而念
之則予懸懸之情其可以已耶行有日矣敢以此告
治平元年閏月五日序

仲兄赴官休益序

芸閣先生

治平三年春正月辛巳來自河陽省兄長會兄長以
御史論事于朝不納還第待罪者數日矣詔三論不
起請益堅明日詔奪御史以博士爲勑之休寧拜命
即出國門謁于門南之佛舍都城士大夫相與就見
之有齋客輞庭以去位爲嘆者有賞其風節撫手歎
嘉以得名爲賀者二者之詞日交于前兄方毅然不

動其感激之氣尚見于色發于語言之間噫孽之功
果如是是亦至矣固其寵者奪其寵則悲徇於名者
獲其名則樂凡悲樂之起殆非至誠君子愛其君之
所爲也君子以至誠事君有善必告曰吾君其行之
有過必諫曰吾君其行之有過必諫曰吾君其政之
一言不聽三言之再三不聽反復而言之又不聽乃
曰吾君果不聽矣吾可以去矣猶曰庶幾吾君知吾
去之所以然而少悟也由此觀之苟使其言行其諫
聽推其中心之樂雖軒冕印綬曰加其身而不願以
易此然其不得於君舍位而去豈其心哉故夫進與
退名與否皆非吾之所存則其去也何悲乎何樂也
乎某之見其兄不賀不嗁默然知兄之至誠不可掩
也兄將行矣終不可以無言蓋君子所貴乎全者以
無所取而不宜他人之情處其小則志於大得其大

則忽於小。昔兄爲御史，抗言大事于天子之前。今反屈首治一邑，日與吏民會計簿書，辨析牒訴，宜其有不樂爲之心。然兄旣能於進退矣，又豈不能志於小大之間哉？二月庚寅餞于陳，留謹書以送。

送余穉分吳憲用序

前溪先生

簡也劉涇曰：金之亡自吳大夫前。其或爲群盜爲圃，集自吳大夫至其民爲興。竟爲更亡，竊怪之。然而問諸老人曰：「大夫豈棄心惠氣以煦汝耶？」曰：「前此固嘗煦我矣。」叟懼，棄笑而入。誅盜從捕恣而不問。今大夫非不煦我也，而非煦我。曰：「然則豈大夫嚴聲惡色以怖汝耶？」曰：「前此固嘗怖我矣。」十月求魚，六月買水，凡惑無忠直。一置於牢，泣冤相擊。今大夫非不怖我也，而非怖我。曰：「大夫無乃辛勤困竭，孜孜以望治耶？」曰：「前此固嘗勤竭矣。夜半而寐，鶴鳴而興，懸衣茹水，忍饑吞渴。今大夫非不勤竭也，而非勤竭。」曰：「是則大夫都無作為偶然而蒙効耶？」曰：「前此固嘗偶

然矣出則高舉手閣視入則酣面詬舌一切事爲奸者弄搖倖苟無謠云爲全人今大夫非不偶然也而非偶然至與里屢林野雖受大夫賜而不識大夫所以爲大夫弟見朝游翠雲則玩石月而漱玉泉暮凌白雲則傲東庵而晴天隱翠雲自雲皆金溪精藍者自初及歸無一日異也予聞而歎曰叟語不謬予每與憲甫接武袒裼裸裎簡散無禮而憲甫我冠垂紳士在宗廟或談諺評駢駢無已而憲甫默思緩荅如對公相予且不能穎憲甫淮岸而汝氏尚能曉大夫之見解也哉如汝言則大夫非今日大夫乃古大夫也請錄以送行

送李公輿少府序

同前

簡也劉涇謂處士李公輿曰我與子同試燈同李得我笑方此時慕子如珠望子如龍今也子失我得女子如瘧惡子如病今我失之惡子乃昔子之笑惡我者也今子慕望我乃其自我之慕望子者也公輿聞言惄其願而胡蘆且曰吾失斯可子文安得曰

澠與子酌一酒也我酣然醉子亦甚有酒也帽一菊也我大然
舞子忘其有菊也子失所繫也我失官守也豈不有得哉公之
曰奈何曰昔子之得也謂失或失以今觀之其得之幾自古大
富貴但不於失時觀之耳方其失時如葉秋脫彼唯失得故也
使彼有得則雖屢失可矣何者讀書所以為進士進士讀書之
稱謂也品一至九皆進士之色其衣者讀書猶不廢也苟以讀
書老則進士官何擇今子乃色其衣之進士不官尚不足斬况
暫此失乎子尤汲汲於令一縣牧一州相一天下侍者十百人
呵者千万人則子之得如我之得矣其失公也遂大醉起舞坐
者歡快

續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八